

人到暮年, 不会有孤寂颓唐之情。想到《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 称: 晋太傅谢安说: 人到中年容易因生活中发生的事而动感, 遇到与亲友离别这类事, 就会好多天心情很糟。王羲之却说: 人到垂暮之年, 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 正好寄情于音乐弹奏, 吹唱来宣泄陶冶性情。就怕年轻人不理解, 减少了快乐喜悦的情趣。他们两人心态不同感受不一, 显然王羲之比谢安要豁达多了。有一天, 我在无意中读到今人金宏达君新著《金顶恒久远》, 是一本随笔集, 作者在序言中说: “人的一生, 其实许多时候都在‘出逃’; 从既定的生活形式与界域‘出逃’, 从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范围‘出逃’, 从凝固的心理与思维框架‘出逃’……”联系到谢、王之说, 读来心中为之一惊!

其实, 人在旅途无论何种年龄, 也无论主动还是被迫, 不如意事常二三, 总是要孜孜矻矻地一路走去; 即使遇到种种因难曲折也在所难免。就像金宏达书中描写的, 他游峨眉山, 不到金顶心有不甘; 科技发达已给人省心省力, 有缆车就无需挥汗攀登, 但总还有一段石阶要走, 仍需不时自励和发力。殊不知这时已丢失了多少攀登的情趣和目不暇接的美景。人们就这样, 既不肯放弃登上金顶拜佛极目看世界的机会, 又在绝壁千仞前的舍身崖上不寒而栗, 赶紧回头抽身早, 长叹, 自娱, “出逃”, 都是绝招!

金宏达是“文革”后也是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批文学博士之一, 我认识他时他还是在读的博士生。后来他任教于大学, 不久从政做过高官, 后又出逃回到母校亦文亦官, 旋又转身亦文亦商……但始终用心于文学研究和写作, 是位资深的现代文学专家。他是最早编辑推出张爱玲文集、大陆的张爱玲热、张学、张迷的始作俑者和推手之一, 也是最早编辑推出徐訏文集的第一人, 著有关于章太炎、鲁迅、张爱玲研究等等专著

从『出逃』看人生

丹晨

多种。我与金君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 一年也见不着一两次, 他这些进退入出的经历虽多是耳食所得, 却使我瞠目结舌。因为他既如世俗未能忘情于攀登金顶, 又如自己说的“好动”而频频“出逃”。一旦遇见听他聊天, 无论国事家事, 无论成败, 他都是快活地畅怀呵呵笑。他在人生历程中似乎总是处在体验、感悟、甚至享受的状态。所以他兴之所至, 随遇而为, 无论荣辱得失中都透着机敏和揶揄, 似乎人生本来就应是以这样平常心来对待。

就说他这本随笔集《金顶恒久远》, 里面写到“文革”中他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例子。当吴晗被全国声讨之时, 他还只是一位大学生, 在班级开会时不经意说了一番对这种批判不服气的话, 就被上面看中让他写成文章拿去发表在中国第一大报上署名“时汉人”, 就这样糊里糊涂中了诱敌之计, 成了名噪一时的反面靶子。从此, 被揪出批斗, 拳打脚踢, 吃尽苦头。他感到性命受威胁时就从学校出逃, 漫无目标地进行一次冒险的逃亡生活, 爬上装满煤的罐笼车, “逃票”, 到处无人敢收留他, 他却去游了庐山, 忽然又“兴起”写信给学校报告自己的近况。回到学校喘息未定就被揪斗、挂牌子、在校园里游街, “暴打一顿”……他讲述这些倒霉



点石碧云 (国画)

沈舜安

上世纪上半叶, 我的父亲周经鼎(著名雕塑家)与后来大名鼎鼎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同在法国。

有一次, 远在国外他乡的留学生们周末相约在巴黎的一所会馆聚会, 自娱自乐, 形式生动活泼, 其中约定一项节目为猜谜。专攻理工的钱三强其父为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 钱三强从小耳濡目染, 受益匪浅, 因而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学功底突然灵机一动, 很巧妙地将我的父亲的姓名作为谜底出题于众: “庄王向王孙满提的问题(打一今在座者姓名)”。在《左传·宣公三年》中载有此相关典故, 大意是: 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 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 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 政德清明, 鼎小也重, 国君无道, 鼎大也轻。周王朝定鼎中原, 权力天赐。鼎的轻重不当询问。楚庄王问鼎, 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意, 结果遭到定王使者王孙满的严词斥责。

这段典故恰恰将我的父亲的名字连名带姓包含其中, 猜谜过程中全场欢声笑语不断, 钱三强的博学和智慧也是管中窥豹, 略见一斑……

往事时充满了自嘲和反讽, 语调是轻快的, 快活, 是非爱憎是分明的, 但没有仇恨和埋怨。又因为他的反动言行, 毕业了先罚去部队“锻炼”, 后去干校改造, 如此又荒废了两三年, 不管生活多苦劳动多累, 受批判, 烧锅炉, 他还是这副轻松快乐的状态, 还有心欣赏野趣和渔姑。可以想象, 当他有了声望和身份游走在中外名胜时, 他却是另一番感受。他想起自己出生地是秦淮河畔桃叶渡, 多么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地名, 记忆中却是“幽咽”的箫声, 在“河上飘散, 分外凄清和诡秘”, 而非今日所见新搭的布景似的喧嚣秦淮。他在兜率宫寺见到的没有雕饰华彩, 却有点简



朴、破败, 饶有古意, 还保持了一份“净土”的品格。他在辉煌的吴哥窟前, 想到的是向文明的微笑朝拜。他写了许多普宿名师, 看到的是他们身前身后的寂寞事。他从张爱玲展示的繁华海上旖梦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她自己承认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相连的“细腻而丰富的人生趣味”。

这些饱含着浓重的文化韵味的文字, 没有矫情, 没有夸饰。即使“岁月如浮云, 生活更碎片”的人生, 只要心里祛除魔障, 就不是苦旅, 是温馨、豁达, 是真实性、真胸襟, 也显现了作者的真才情, 才有笔下生风的快乐的“出逃”。这“金顶”“出逃”其实接近钱默存先生的“围城”的寓意, 比起长叹和寄情自娱确有另一番睿智和胜处。

这也许是现代人的情怀, 连我这个年迈人也会欣然点头称是, 学一点快活的“出逃”。

有一阵子狂听王若琳的歌, 现在最初那股子热情过去了, 千里之外的服务器倒还没忘。豆瓣电台仍时不时地放出一首来给我, 频率远高于其他歌手。常觉电脑实在比人长情, 人早忘了的, 电脑还傻乎乎深情款款地记得。闲来整理电脑硬盘, 打开个沓里拐弯的文件夹, 翻出几篇完全忘掉自己保存过的文章。再看文件属性里的创建时间, 2001 年! 打开

应该说,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是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的。“文革”那些年中, 上海只有一家正规的出版社, 叫上海人民出版社, 它是把上海原有的好几个出版社合并在一起组成的, 文艺出版社自然也在其中。

1972 年春, 出版社老编辑郭卓到我所在的黄山茶林场组稿, 当时我在场部文艺小分队编节目, 场政宣部门就推荐我去见郭卓。原来出版社要出一本反映农场知识青年生活的小说集, 便到隶属上海农场局管辖的各农场组稿。说实在,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 只是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 连夜写了一篇四千字的散文, 内容是反映黄山茶林场知青艰苦奋斗开荒山、辟茶田的事迹。交给郭卓后, 郭卓认为文字清新, 也自然, 说带回出版社再作研究。之后几个月并没有消息, 我也没在意。次年春节回上海探亲, 老郭来找我, 说我那篇东西可以用, 只是要修改, 文章有生活气息, 却没有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 要加一条线索。当年在农场, “阶级斗争”是很频繁的, 一会儿清查“五·一六”, 一会儿是“一打三反”, 我也没好意思告诉老郭, 我们这批从向明中学去黄山茶林场的同学差点成了“五·一六”小集团, 沦为“阶级敌人”。我只是臆想出一个蓄意破坏知青开荒山的阶级敌人, 结果当然是以知识青年大获全胜结束。文章交给老郭后, 我又回农场了。当时一心想着如何从农场上调回上海工作, 早把这篇文章的事忘记了。

1974 年初, 我上调回到上海, 老郭又来找我了, 我真是难却老郭的盛情, 便按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修改, 一而再, 再而三地修改, 前后共修改了八次。最后一次交上去, 我对老郭说, 这次再不行, 我实在改不动了, 放弃我吧。老郭却不肯放弃, 她将这一堆文字带给资深编辑谢泉铭去看, 老谢将我八次修改稿中抽出能用的部分, 修改润色, 便有了我的处女作小说《小牛》, 收进了反映农场知青生活的小说集《农场的春天》。

我永远不会忘记郭卓与谢泉铭两位老师, 是他们把我逼上了文学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当时我刚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 在《萌芽》编辑部做小说编辑, 自己也写了不少中短篇发表

于各文学杂志。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恢复建制, 拟出一套青年作者的《萌芽》丛书, 我有幸也在其中。记得那年我先生出国留学, 为我办好了陪读的全部手续。可当时我已经喜欢写小说了, 有出版小说集的机会岂能放过? 便放弃了去美国陪读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本小说集, 很稚嫩的书名: 《金泉女和水溪妹》, 其中的小说大多仍是写农场知青生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完成长篇《我们曾经相爱》后, 便交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张贺琴女士, 这部长篇被列入了文艺社的品牌丛书“小说界文库”。令我

难以忘怀的是那次签名赠书, 当时陆星儿也在文艺社出版了《精神科医生》; 我们这两本小说都是反映知青回沪后的生活的, 文艺社编辑便策划了一次为老三届读者的签名赠书活动, 就在绍兴路上海文艺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门前。闻讯而来的读者从中午开始就排起了长龙, 一圈一圈地绕, 幸好那时绍兴路上车辆还不多。我和星儿从午后一点开始签书, 一直签到傍晚六点, 天色昏暗下来, 路灯都亮了, 人群还没散。记得当时读者服务部的书赠光了, 我还叫出租车回家将自己存的书拿过来, 继续签赠。我们不是明星, 我们只是和买书的读者心心相通, 那时我深深为文学的魅力而感动。

及至 2008 年下半年, 我将花了五年时光写成的《长街行》交付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签合同前, 郑宗培总编打电话问我: “你对出版有什么要求?” 我说: “没什么要求, 只希望书出得好看些。”郑宗培说: “谢谢你对出版人的理解。”《长街行》出版后, 获得较好的社会效应。思前想后, 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 如今的时代社会价值观与二十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要出版《长街行》这样近六十万字的文学书是要有眼光与胆识的。我还要感谢我的责编丁元昌先生, 在这样浮躁的时下, 耐下心一遍又一遍审阅我漫长的稿子, 并提出到切中理的审读意见, 方便小说得以问世。

回想我近四十年漫漫文学之路, 上海文艺出版社始终像我的娘家人一样, 陪伴着我。

明请读一篇《最明亮的窗口》。

十日谈

每天第一首歌

阿眉

来看文档第一行那个早就不存在了的论坛, 没法不陡生沧海桑田之感。没用过豆瓣电台的诸君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 豆瓣电台是一个随机播放音乐的网络电台, 口号是“让你和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而最好玩的地方是, 只要使用得当, 听一

段时间后, 每个用户的电台都会具备个人风格, 方法是听音乐时顺手点击“红心”表示你喜欢这首歌。或是点击“垃圾筒”表示不喜欢这首歌, 服务器相应做出调整, 最终播放的音乐, 会越来越接近每个用户的喜好。

这种互动的立竿见影, 常让人恍惚生出对世界有所掌控的幻觉。而且只要认真点击一段时间, 打开电台不怎么操心就可以一直听下去, 都是自己耳朵里好听的音乐, 对于我等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有背景音乐才定得下神的人, 豆瓣电台实在是一个好东西。

后来看到有人提起, 许多用户会拿每天豆瓣电台放出的第一首音乐的名字占卜今天的运气, 若说这法子不靠谱, 怕未必比其他的占卜方法不靠谱到哪里去。面对未来和未知, 人们有的是想象力抓住或以为抓住了一根可以带来一点点安全感的稻草。

第一首歌的歌名代表今天的运气当然是笑话, 可是第一首歌是自己特别



喜欢的, 还是会让一天的开始变得多一点点笑容。比如今天, 开电脑开电台, 音箱里飘出熟悉的前奏, 正是最初让我喜欢上王若琳的那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是当年第一遍就听得眉开眼笑的一首歌。王若琳的声音, 像午后三点一刻那杯温热的红茶, 在这首歌里又像加了糖和奶一样多么甜蜜; 你简直好得不像真的, 我的目光无法离开你, 你就像触手可及的天堂……

这首歌说是唱给心爱的也可以, 说是一位母亲唱给怀中的婴儿也讲得通。在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最美好的、全力付出全心信任无忧无惧的那个阶段, 配首这样的歌, 刚刚好。

只可惜有时候——比如阴天下雨微博上一条好消息也不肯冒出来的日子, 这首歌又太容易让人不合时宜地想起舒女士的金句之一: “如果一个人一件事好得不像真的, 大抵也不是真的。”

